

道、社区，为居民表演。

双“琦”相爱58年 为夫人创作专辑表达《爱你，永远》

临采访结束前，范老又赠送给记者一盘他出版的音乐专辑，名字叫《爱你，永远》。范老说：“这是送给我相濡以沫、相亲相爱的夫人王家琦的。”在这盘音乐专辑中，收录了他专为爱妻创作的独奏曲《爱你，永远》。这首曲极其优美、动听，有着珍藏不朽的“爵妙”的音色。范老说：“可惜的是，2009年，我妻子因癌症去世，那年她72岁，没有度过‘坎’。”

1951年，范圣琦调到中国铁路文工团之后的十几天，正在北京慕贞女中读书的王家琦也考入了铁路文工团歌舞团。铁路文工团的集体宿舍，范圣琦就注意到楼上住着的王家琦。他的宿舍紧挨着水房，爱干净的王家琦常来洗洗涮涮，范圣琦便乘机多看姑娘几眼。一次，团内打扫卫生，王家琦在擦窗户，男演员们在擦地板，吹长笛的小伙子调皮地对王家琦说：“小范说了，文工团里最漂亮的姑娘就是王家琦了。”王家琦脸一红，低下了头。

自从王家琦占据了范圣琦的心之后，他总是抬头向楼上望。如今82岁的范老脖子肌肉劳损，他开玩笑地说：“就是当年落下的毛病。”他俩相爱了。在铁路文工团的“文化列车”到天水慰问铁路工人。因为年轻，范圣琦和王家琦的恋爱关系还没有公开。与众人一起工作、游戏时，他俩四目相视，表达爱意；夜深人静时，他俩偷偷溜出宿舍，在明亮的月光下诉说衷肠。1955年，铁路文工团在哈尔滨。这年的大年三十，团里举行了集体婚礼，当时有5对新郎新娘的。范老说：“我们是最小的一对。我20岁，她18岁。团里的领导反对我们结婚，认为我们太小。我说，按照《婚姻法》我们符合法规的。”

婚后不久，范圣琦去上海学习。王家琦为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范圣琦高兴得不得了。1957年，范圣琦被打成“右派分子”。王家琦坚信丈夫是好人，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。范圣琦受到打击后，心情极为沉重，独自一人拿出萨克斯吹奏心爱的曲子，以解心头的烦闷。王家琦坐在丈夫身边，轻轻地握着丈夫的手。在爱妻的关怀和照顾下，范圣琦没有倒下，虽然心里压力巨大，却更加刻苦地钻研业务。由于业务能力强，虽成了“右派”，但团内演出少不了他。一次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舞会招待外宾，向负责人：“吹萨克斯的那个小范为什么没有来？”由于总理的过问，范圣琦又可以到大会堂演出了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新中国进入了困难时期，铁路文工团又下放到哈尔滨。1961年的9月30日，当团领导宣布摘掉范圣琦的“右派分子”帽子后，他急步跑回家，把这消息赶快告诉妻子。

“‘老树皮’爵士乐队的名字就是夫人给起的。”范老说。前几年，范圣琦联络北京城内一些老音乐家组织了一个爵士乐队，他们演出的中外名曲轰动京城。导演陈凯歌找到范圣琦，请这支乐队给电影《风月》录几段上世纪三十年代旧上海滩的爵士乐。录完后，陈凯歌十分满意，要在片头打上乐队的名字。叫什么名字呢？范老回家和王家琦商量，夫人说，叫“老树皮”吧！

老树皮，尽显沧桑岁月；老树皮，经受无数风吹雨打、电闪雷击，但只要春回大地，它定要泛出新绿。范圣琦这个“老树皮”的艺术青春已经经受了沧桑岁月，风吹雨打，还在坚持着。



范圣琦（左一）与老树皮乐队成员合影



与外国友人切磋



穿铁路服装演出



在火车头前演出

老树皮乐队队长范圣琦 这辈子把音乐留在铁路上

□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文/摄

部的有关人员让我去。还许诺，回国之后，可以当教师。我崇拜斯大林，却不喜欢赫鲁晓夫，所以我不愿意去。另外，我不想当教书匠，我想上舞台演奏。因此，我错过了这个机会。从后来看，我的决定是对的。”

从1965年开始，范圣琦先后为国庆庆典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、中央领导人、新建铁路工地、通车典礼，以及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独奏和指挥。1990年，范圣琦以中国音乐家的身份访问了美国。他与著名的爵士乐演奏家交流，吹奏他改编的中国乐曲《梁祝》、《阿细跳月》、《我爱你，塞北的雪》等，使美国人对他投来惊叹的目光，立时引起轰动。美国加州大学爵士乐博士雪莱惊奇，中国怎么会如此杰出的爵士乐演奏家。他演奏的美国乐曲《going home（回家）》，注入了中国人的情感，宁静、温暖。正如一位音乐家所说的那样：“听范老吹奏《回家》比回家的感觉更美。”范圣琦的演奏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、随心所欲的程度，可以用萨克斯即兴地、自由地表现内心丰富的情感。一次，他在演奏《少女的祈祷》时，把宗教色彩注入音乐之中，给人一种神圣、忘我的感觉，使现场的5位少女全都感动地哭了。1991年，范圣琦回国后，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大型演出，录制音乐带及电影音乐带及电影音乐演奏。在为陈凯歌执导的电影《风月》录制爵士音乐时，为乐队起名“老树皮”爵士乐队。在此间，他多次举办个人和“老树皮”爵士乐队的萨克斯管独奏音乐会。他参加庆祝香港、澳门回归的文艺演出。

1998年4月至7月，范圣琦应美国一些大学的邀请，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再次赴美讲学、演出，进行音乐交流。他在加州大学接受了该校年度摄政大奖及奖金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应邀的第一位中国音乐家学者访问加州大学。

2001年春节晚会上与台湾著名歌星蔡琴合作《你的眼神》。他是中国最早将中国民歌和乐曲改编为萨克斯曲目的演奏家。他改编的《梁祝》、《阿细跳月》、《渔舟唱晚》、《二泉映月》，创作的歌颂英雄的《雪山情》等乐曲，受到国家重视与广大群众的欢迎。2004年，他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及钓鱼台大型文艺晚会。范老说：“作为萨克斯演奏员能够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是非常荣幸的。我是至今唯一在人民大会堂演奏萨克斯的演奏员。”2006年，他在国家举办的元宵晚会上，同二胡演奏家宋飞合演了《二泉映月》，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人胡锦涛、温家宝等同志的亲切接见。

人力车拉着自己也拉上乐器回家。姨姥姥竟没责备他的二哥。于是，一把小提琴和一支萨克斯管，成了二哥范圣莹和范圣琦终日爱不释手的乐器。范圣琦艺术生命中的第一支萨克斯，是美国“康”（conn）牌萨克斯管。之后，二哥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，他成为中国铁路文工团，乃至中国无人可以取代的萨克斯演奏家。

13岁师从俄罗斯音乐大师 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名曲

“有萨克斯，你也不会吹，您是跟谁学的呢？”记者追问着范老。范老说：“当时，在哈尔滨有很多的俄罗斯人，其中不乏有音乐大师。”1946年，13岁的范圣琦拜前俄国国家乐队的音乐家，俄国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索林为师，学习吹萨克斯，接受正宗的古典音乐演奏之法。范老说：“当时向老师学习时，他不要学费而是要面包，就是俄罗斯的‘大列巴’，还是著名的秋林牌‘大列巴’，很大的面包。一个‘大列巴’能学一个月，每星期一次。”从贝多芬的第一乐章到第九乐章，从柴可夫斯基到格什温。由于他悟性高、聪明好学加勤奋，所有的乐曲只要听一个片段，他就知道是谁的作品，深得老师的喜爱。

1948年，14岁的范圣琦没有读完哈尔滨铁道学院附中，便考入了哈尔滨第一百货公司任职员。“公司经理是走过长征的红军，叫刘麻子。他知道我会吹萨克斯，只要一开会就让我吹萨克斯，还是革命歌曲。”范圣琦是哈尔滨最早会吹萨克斯的人。这年底，范圣琦加入了哈尔滨吹奏乐队，任首席萨克斯，经常参加社会活动。范老说：“1948年，新中国还没有建立，我们逐渐地知道了‘五一国际劳动节’和‘三八国际妇女节’。我就参加这些节日的游行活动，游行队伍举着的是共产党党旗和红旗，我们吹一些进行曲等曲目。”

1951年，范圣琦由哈尔滨调中国铁路文工团管弦乐队，学习双簧管后任首席双簧管。1955年，他与另外6个人被派到上海交响乐团向外国专家学习双簧管。

范老说：“我在那里的老师仍然是俄罗斯音乐大师。”1956年，范圣琦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大学双簧管本科。范老说：“当时，中央音乐学院没有双簧管教授，我只能到中央乐团向那里的东德双簧管专家学习。四年本科毕业之后，又回到了中国铁路文工团。”1959年，范圣琦遇到了一次到前苏联进修的机会。范老说：“因为我会俄语不用再补习。文化

范圣琦于1951年被调到了中国铁路文工团。在文工团的40多年里，在铁路热火朝天的工地、车间、熙熙攘攘的站台有他的身影，长长的列车上都留下他美妙的音乐。

2月28日，京城飘起了人冬以来比较大的雪花。记者如约来到了我国著名双簧管、萨克斯演奏家，“老树皮”爵士乐队队长、中国铁路文工团原指挥，82岁的范圣琦家中。范老见到记者后，赠送了一幅范老书写的字“飞雪迎春”。字体仿毛泽东体，简称“毛体”，字随意，飘逸潇洒。范老对记者说：“今天是难得地见到的一场‘大雪’，又是春节期间，所以送给你这幅字，也让咱们的事业永远保留春天。”

范仲淹第28代孙 为上学逃难到哈尔滨

记者问：“范老，您的字书写的非常棒啊！什么时候有这个业余爱好的？”范老自豪地说：“我是范仲淹第28代孙。我爷爷是晚清秀才，后来是村里的私塾先生。我们家是书香门第。”

1933年12月，范圣琦出生在山东龙口的一个小村庄里。在范老的印象中，每到春节前夕，乡亲们都会到他家请春联。“请春联都排成了队，挺壮观的。我的字也许是有遗传基因，所以写得还不错。”1939年，范圣琦6岁时要上学了。可是，处于战争的年代，他无法上学。父母带着他们四兄弟只能离开这里，到哈尔滨的姨姥姥家。

在哈尔滨，范老过上了相对平稳的生活，上学的费用由姨姥姥出。可是，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，仍然过着奴役的生活，学习的语言是日语，受的是奴化教育。有一天，姨姥姥带着他和他的二哥逛一家日本商店。一个是14岁，一个是11岁，他们被一排乐器柜台里的各种各样的洋乐器吸引住了目光。姨姥姥催促他们看看就可以了。兄弟俩竟不愿离开了。姨姥姥对他们说：“等你们长大了给你们买。”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后，日本人卖家当，换钱回国。范圣琦的二哥带着姨姥姥的一件貂皮大衣到当铺里去当，揣着为数并不太多的一笔钱回家时，在马路边上看到了有人在大声招徕着叫卖乐器。二哥怎么能经得起那一种诱惑呢？手里拿着这个，眼睛还盯着那个。结果他二哥不假思索地就花掉了当姨姥姥的皮衣所得的一半的钱，竟买下了一把小提琴，一支萨克斯管。他二哥也带不走这些乐器，只得雇上一辆